

928
十
3

南
雷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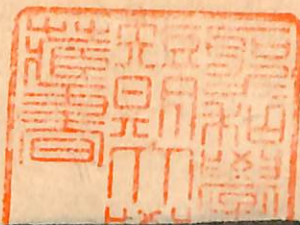


南雷文案卷六

姚江黃宗義著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已亥

予束髮出遊於淞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
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壚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
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瑣瑣解果之
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
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郵筒束帛皆修飾合度嘗
見一各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子偶問之曰吾聞文
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爲其所陋耳其標
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淞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
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淞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



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好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湖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已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青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高中丞在獄子弟晦水犯難猶能以竒計出之先生既無心於當世廟堂著作坊瓦模勒凡士林之所矜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娑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

於野店僧寮聞一竒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悔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鐘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哨鋸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兼防參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禱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

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凍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惡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問行過之荒臺天未傍徨而不能去先生卽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容矣蓋先生本用世之才售答俄頃懋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真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汧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裹汧得生而先生病矣卽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聞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舉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

一人婿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世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渡嶺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子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晦冥之際子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瘥剪燭相對妻恹欲斷是日先生之瘥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每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此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溯河而東唯陸萬子長鈇切雲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乘飛鉛徒陸子剛折萬子孤美京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覽躡霜履越臺楓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癸卯

天啓忠臣之家其後人多有賢者而兩浙之黃魏爲最著
魏忠節公三子子敬死孝子一子聞文譽甚盛忠端公五
子二人尙幼不肖與晦水澤望其姓名亦落人口當是時
考官之入棘圍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出其門下丙子
李映碧搜澤望而不得已卯陳臥子搜晦水而不得不肖
入南圍則搜者在北入北圍則搜者在南得之者僅子一
耳乃甲申之變子一遲十日之死怨家緣飾其事悲哉余
兄弟二十年以來家道喪失風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
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推排所不下則媯然相
對於霜落猿啼之夕者自信有不以彼而易此也昔先公
在詔獄冥眩之中有老人屈指同難諸公而較之曰他日

惟公最吉不敢以其言爲誣也今者無端奪吾澤望以去始恟恍而疑於其言矣澤望諱宗會字之者甬東陸文虎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生於宛陵之官舍自幼俶倘不羈先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逐牛馬行隊者六歲時沿河糊蟹爲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糊蟹澤望以糊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貫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爲博菴黎公所識拔又三年丙子乾所劉公以第一真之明年歲試復第一遂廩於二十人之一又明年許公平遠提督學政一時譽望所歸不敢以他人先澤望及試題有脫誤許公特召郡縣言其故曰吾故欲首某而不可奈何發案澤望入許公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畧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澤望傲然了不

陳遜直對曰疎畧則有之書故無所不讀也許公變色而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時許公之意欲使其謝過而後高第之也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餘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名宿方縱橫指取一旦歛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憾於是小人者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澤望亦遂臨觴高談割臂痛哭驟長其聲價蓋不知坐受其愚弄也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瘞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四月予至語溪澤望尙強飯如故踰月急信告危余馳歸視疾已不可起至八月初八日卒距所生戊午得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

師以余爲師余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
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襍亂鈎
稽考索亦謂不遺餘力然終不及澤望之精寔搜博覽天
官地誌金石筭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益無勿與予同者
其詩初喜僻與余一變而之冷淡澤望亦變其文華藻錯
落頗以王微范曄爲則余謂此一種文寧以音節不同六
朝便高擡其氣骨耶澤望不以爲然已亦日就刊落而蹊
徑頓盡此詩文之無勿同也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
余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
入於佛其初遇學佛者概而信之凡喫茶合眼躲閃離落
之徒便降心而與之交及穿劍三藏窮歲累月稍稍出而
觀今之所謂宗師者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爲其教

之書數十萬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久之知其
於儒者愈深而愈不相似乃爲澤望反覆之蓋十年而不
契終於不可同而止然余賦性偏弱迫以饑寒變故不得
遂其麋鹿之一往屈曲從俗姑且不免深恨釋氏根塵洗
滌未淨而澤望負氣好高口含瓦石疇人率爾必欲突兀
自異亦自度不可與世接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與
江邨枯稿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
然則澤望之學佛將無憤憾之氣無所於寄其亦如屈原
之於騷孟郊之於詩張旭之於書耶故相宗性海卽彼教
中之端門者尙且入而逃其向背澤望乃能筭沙搏空其
精也乃其所謂憤憾之甚者邪曾祖諱大綬祖諱曰中贈
封皆太僕寺卿父諱尊素山東道監察御史謚忠端母姚

氏封淑人娶梁氏繼劉氏吾友瑞當之女子在者一人百
女二人長適馮官儀御史中丞畱仙之孫也次字邵某
卒之次月附葬化安山賜地之左距餘姚城二十里余嘗
謂孔子嘆顏回好學今也則亡其學不僅指讀書而言然
讀書亦學中之一事今之天下千百輩中求一讀書之人
而不可得聞其人有志於讀書矣未幾類有物以敗之此
無他不好故也澤望墮地來書卷未常一日去手丙子塲
後卽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逋負不中
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者獨道藏耳一日對客
談名山舉似其路徑宮觀畫地而尺寸之客言君曾至耶
澤望失笑而起蓋皆得之書本者也其所著書編齋文集
若干卷編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珈師地論註若

于卷成唯釋論註若干卷若澤望者以讀書而言亦可謂
之好學也已又不幸以憤懣損其天年豈讀書種子真欲
絕於世乎癸卯十二月十二日

陸周明墓誌銘 甲辰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胷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

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爲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字燁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壻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讀書忼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與航兼其諸臣風帆浪楫棲遲金鰲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庵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闕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

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日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日子必有異無爲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鉄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樂布奏事彭

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曩者之一顧也

銘曰

或駭其奇或嘆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蜩結

五軍都督府都事佩于李君墓誌銘 甲辰

六朝以門第相高人物最爲近古蓋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說朝典國故是非邪正皆有成案具於胸中猶如盤者見證旣多至於治病不至倉惶失措單門寒士所識不過朱墨几案間事一當責任網羅衣鉢之下不覺東西易置吾浙人往往墮落於時局者大抵此一輩也憶昔與馮儼

公湖上偶談東林事其門人率爾問曰楊大洪何人也儼公正色曰汝不知楊大洪先生乎正復讀書何益向若有門第者寧有是言乎君姓李氏諱振玘字佩于號樛仙明之鄞縣人高祖堂河道侍郎會祖惟孝廬州府通判祖承宗永康學教諭父康先太子少保禮部尙書母范氏封夫人尙書自天啓壬戌入朝凡五年而出又自崇禎戊辰入

朝凡七年而出所遇之時皆朋黨交証是非晦冥君髻年
隨任尙書所接見之人卽能知其也君子某也小人一時
事變錯互君子受禍之由小人傾險之術君從帳中屏後
耳屬口談皆足以救舊史之虛實十餘年以來予過甬上
君從高玄若萬履安指畫天啓崇禎間事慷慨興亡怒罵
涕泣交發並至一日酒闌言某年某月朝士有以蝦腦百
觔奉其義父魏忠賢者正復不知用蝦若干此時奉蝦腦
者之子在座君竟忘之予曾遇宣城人劉振出其所著識
大編文詞蕪穢不具論其載三案之事以要典爲聖書騰
口勦說海內著述家猶不敢直黜其非而有證據之者嗟
乎要典爲奄人造逆之書天下受其魚爛其是非亦不難
辯禍延焰熄尙畱人間載刻源曰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

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媚大淵者可謂君子之徒矣
推是以論若君者其得不謂之君子之徒乎故使君而當
平世必能扶植善類不爲小人所牽挽今不幸而約處草
野衣冠廣席每一發言能使經生失鄙其正人心術亦不
爲少雖君得之姿稟然耳濡目染其受門第之益抑又可
誣耶君用尙書恩授前軍都督府都事未仕而國亡與其
兄振璣多與失職者遊行李之往來資其困乏一時不減
八廚之目壬寅正月振璣被誣入獄君悉其有以出之遂
亦鬱鬱而死蓋癸卯十一月某日也年五十有一娶薛氏
繼邵氏子曰某某予於己丑始識君癸巳太夫人六旬君
不遠百里登堂爲壽余妄有論著君得其片言隻字必手
抄之予亦欲錄君所談以證予言之不妄而君不可作矣

因徇其子之請而銘之銘曰
遷言荆軻徵夏無且徵大將軍蘇建語余柳州竊比與史
官書萬曆之季崇禎之初朋黨勝負亂髮莫梳余欲徵之
爾東佩于

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兼經筵日講官次公董公墓誌銘乙巳

嘗讀宋史所載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國亦且三年
文陸陳謝之外豈遂無人物顧聞陸君實有日記鄧中甫
有填海錄吳立夫有桑海遺錄當時與文陸陳謝同事之
人必有見其中者今亦不聞存於人間矣國可滅史不可
滅後之君子能無遺憾耶乙酉丙戌江東草創孫公嘉績
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聞文陸陳謝之風而興
起者一時同事之人殊多賢者其事亦多卓犖可書二十
年以來風霜銷鑠日就蕪沒此吾序董公之事而爲之法
然流涕也公諱守諭字次公漢孝子黯之裔由慈谿徙鄞
曾祖瀾祖暉父世登贈戶部主事母陶氏贈太安人公以

孤童自奮身於學十七歲補弟子員其爲制義不苟襲蹈
排異邊幅之外甲子舉於鄉於時文體一變浙所指名者
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公也七試南宮不第然達官高第海
內庸有不知而無不知甬中董次公者□初建公猶偃
息衡門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
某者寧可聽其不出乎國命倚於餉司非董某不可乃以
戶部貴州司主事召之當是時孫熊二公建□皆書生不
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
隸方王而召募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
反惡諸公之慘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
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正兵食正餉正餉田
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

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
陛譁然公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
威地乎於是跪奏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
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
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
名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
舟公謂其容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料及漁舟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
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其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
帥又請塞鄞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
戶祀田三疏既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公疏湖不可塞
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謂行朝大臣尚

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
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
之雄一遂折簡召公 雖惜公甚不能爲力陰使公避之
公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揣桓
温劉裕何許奸雄亦必托言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
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
朝忿忿皆言若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迫
大義而止丙戌三月十九日思陵大祥廷議寂然公請朝
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
道焜皆死節廷議謚培不及道焜公爭曰兩人同死何由
分其優劣豈以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
也道焜乃得謚節愍 累欲遷公官而難於代者乃兼公

經筵日講江東內附異時宦爲大官者皆自削去舉人則
復求會試公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
著書一日翁州破張□之伴入其孤欲還里無有爲之
保者公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於監司公之干涉當道者
二十年中惟此而已公生於丙申十月初四日卒於甲辰
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九兩娶皆陳氏贈封安人嗣子
諸生道權女子二長字庠生余遵生先卒次適貢生丘承
嗣孫一孫符女孫三長字戴煊餘幼啓禎間社文盛行甬
中知名者公與陸符文虎萬泰履安三人而公之議論務
不欲與人同故雖與文虎履安同里相好其意見時有出
入海內望之者亦知三公之俱爲正人然文虎履安則牽
連而舉公則孤行當陸培鯤庭陳朱明玄倩之交惡也鯤

庭與江浩道閣發使至余欲浙東同社相助余卽傳紹興
王毓著玄趾慈溪劉應期瑞當及履安應之余固未嘗知
玄倩之爲何如人也第因鯤庭道閣之一言耳公見同鯤
庭者衆遂出而右玄倩蓋公亦非知玄倩之爲何如人也
第不欲與人同耳此皆坊社中習氣豈知公之不欲同
社者其後卽不欲同方王不欲同諸失職者之所爲乎公
自此遠矣公無日不讀書然香掃地名花怪石位置幽然
高斗魁且中語余曰嘗於遲明過次公人聲未動從門隙
窺之珠蘭茉莉掩映若叢薄中橫一几繙書劃然有聲以
爲神仙中人也公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
同甲午冬十二月余訪公公自言丙戌以前所讀書不脫
場屋餘習丙戌以後始知有讀書一事耳已又以草廬易

彙言爲問余疏其卦下之義答之以余之固陋而公不棄
之如此則無以見公之不欲與人同也公所著有讀易一
抄二抄卦變考略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公車錄
僅存董 [] 集藏於家某年某月某日將葬公於某處道
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以誌銘見屬余雖不足以知公
猶與傳其十一後之君子網羅放失必有取乎此也銘曰
北都巍巍 屠之南國渠渠馬阮俘之於時董公七上
公車葺爾江東公理軍輸人身虎齒環以武夫履而不啞
易道不孤翠華不返滄海爲枯公侯卿相自視如奴董公
突兀故官舊儒非官之爲重重此身軀曰董 [] 春秋特
書

卷之六

十五

蕪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 乙巳

古今學有大小蓋未有無師而成者也然儒者之學孟軻
之死不得其傳程明道以千四百年得之於遺經董仲舒
王通顧亦未聞何所授受釋氏之學南岳以下幾十幾世
青原以下幾十幾世臨濟雲門為仰法眼曹洞五宗皆系
經語緯奔蜂而化藿蠋越鷄而伏鵠卵以大道為私門豪
傑之士生於其間者附不附皆不可擊拳撐脚獨往獨來
於人世則指為失父之零丁不然道既通而後求師何關
于學為師者又不曰弟子之學于吾無與而必欲其舍吾
所未及之學若是乎師之為害于學甚大也萬曆以前宗
風衰息雲門為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亦
若存若沒什百為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栢憨山

別樹法幢過而唾之紫栢懸山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胡喝亂棒聲熖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既飲荆溪而野祭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連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禪師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癩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所謂宗旨者臨濟建立料簡賓主玄要照用四喝等綱宗雲門建立函蓋截流逐浪等綱宗以竭棒喝之欺僞曹洞馮仰法眼建立四禁五位六相三昧等綱宗以竭機語之欺僞師從寂音遺書悟之廣陵散之絕久矣師欲推明絕學太倉慧壽吳門北禪請師出世師不正位不登座曰威音以後不許無師儼然而踐其位則未證得謂證得者將接跡于世矣已而登匡廬汎沅湘御絃毒鼓寥寂無聞

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真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師請來源雲曰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請言堂與雲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師曰不然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煨之何由能盡雲以源流付師師不受曰三玄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祇受時師已登舟雨雪未行雲傳語曰吾家以拄杖拂子標題種草汝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耶因問云玄要且置如何是一句師答以偈雪寒江水返此是第一句團也團不圓劈也劈不破滾倒牛角尖無舌舌頭深深深處絕古路

若不行是門戶若要行子非父問取和尚道一句雲又問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又偈若落難分處顛預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粘頭綴尾倒掀翻大雪滿湖天雲又問得意忘言道易親如何是得意忘言處師畫○相答之解纜而行雲又遣人問○此是圓相耶三點耶師答書曰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豈可以一時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雲謂齋書一默曰我先師不曾說起彼既知此彼自行之一默謝行宗旨受源流以復師未幾應北禪之請師又上書于雲曰藏得心于高峯印法于寂音和尚一棒血流三番大滅瓣香總性一爐雲

答○祇○恐○不○是○玉○是○玉○真○太○奇○當○是○時○雲○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譏○構○間○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獨○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于○師○門○又○何○害○耶○師○諱○法○藏○字○漢○月○號○于○密○晚○改○天○山○無○錫○蘓○氏○子○也○父○蘭○母○周○氏○少○入○鄉○校○雨○水○暴○至○失○師○所○在○已○而○乘○大○龜○出○沒○濤○中○父○老○奇○之○年○十○五○從○德○慶○院○僧○爲○童○子○三○年○歸○家○行○冠○禮○而○後○落○髮○曰○出○家○豈○細○事○可○輕○易○爲○之○耶○嘗○自○爲○懸○記○曰○吾○四○十○悟○道○踰○六○十○而○死○既○而○讀○高○峯○語○錄○入○手○恍○然○如○出○已○口○始○破○心○參○究○受○小○戒○于○蓮○池○受○大○戒○于○古○心○入○海○虞○三○峰○葦○舍○鹿○場○脇○不○沾

席中夜爲昏沉所苦小師分香擊板佛號徹天每嘆曰吾
嘗言四十悟道今三十有九徒勞若是豈終負此語乎泣
不能禁明年同朗泉閉關交拜之次痰眩擲身一睡五日
不醒適牕外植椶屈竹有聲師聞若震雷蹶起枕上心空
際斷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懷端坐終夜如彈
指頃無思惟中忽于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卽頌曰一口棺
材三隻釘聲聲瓮子送平生自從薤露悲歌斷贏得朝朝
墓栢青則萬曆壬子之二月初五日也師猶不敢自足深
研玄要之旨又二年梅花初謝掩關危坐不知疽之發背
一日推牕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卽時剗然取寂音智證
傳讀之不異室中摩頂受記師道價曰高方外諸老寒灰
聞谷以徑山迎之憨山亦以歸宗招之俱謝不往又十年

而後嗣法于密雲天啓末文文肅姚文毅周忠介皆得罪
奄人絕交避禍師在北禪相與鉗錘評唱危言深論不隱
國是直欲策向鞭背身出其間其在安隱龍象蹴踏號爲
一時之盛凡入坐道場常熟三峰長洲大慈聖恩吳江聖
壽杭州安隱淨慈無錫錦樹嘉興眞如崇禎乙亥四月朔
白椎辭衆七月二十一日風雨法堂大木皆拔初夜侍者
濟暈侍疾問如何是和尙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偷殘菜
壁上孤燈照舊衣漏下二刻僧問汾陽頌直出古皇前如
何是古皇師曰草衣木食頃之踟蹰而逝世壽六十三僧
臘四十五後四月窆其全身于萬峰祖塔之左是夕白虹
貫于塔所門人集其語錄十六卷行世其得法弟子梵伊
致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澹子垣剖石壁于磐鴻

慧刃銛潭吉忍具德禮繼起儲碩機聖劉道貞凡十四人
今再傳者亦皆爲世津梁矣師儀觀甚偉其在淨慈時一
時參請入室者聞子將嚴印持馮巖公張秀初江道闇皆
義文字之交逐隊見之說論語周易鑿空別出新意每聽
至夜分師卒後廿九年義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
行錄讀之謂義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
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
例爲一通乎義曰敢乎哉昔椰子厚爲大鑿碑劉夢得繼
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撮其大者言之銘曰
在昔宋元試經得度法幢相望繫此之故有明罷科所聚
貧子百年粥飯香燈而止間生天童中興象教婦人孺子
禪悅喜笑師起三峰乃獨憂之綱宗不立白晝狐狸遂拔

趙。幟。立。漢。赤。幟。趙。人。未。盡。環。壘。而。罽。毼。尉。偏。衣。太。湖。金。玦。
五。宗。之。哭。師有哭血。淚。無。竭。黠。鼠。逢。貓。偷。心。不。起。所。曰。綱。
宗。亦。復。如。是。維。彼。黠。鼠。不。生。法。門。今。始。贊。嘆。有。五。宗。原。聖。
學。宗。傳。亂。于。萬。曆。東。林。救。之。實。維。無。錫。端。文。忠。憲。錢。氏。啓。
新。巍。巍。三。公。儒。者。大。醇。師。生。是。鄉。亦。生。是。時。砥。柱。釋。氏。天。
心。可。知。孰。爲。嵩。高。錫。山。高。只。孰。爲。海。深。梁。溪。深。只。

劉伯繩先生墓誌銘 丙午

劉伯繩先生將薨其子求予銘其墓嗟夫道之難明也數
百年而生一人焉如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標示宗旨繭絲
牛毛亦可謂嚴矣乃入耳過口輒焉失之源遠流分同出
一先生之門而不啻楚越之相遠卽以明儒論之康齋之
學出而爲白沙爲敬齋爲一齋而主敬之宗旨裂陽明之
學分而爲東浙爲淮南爲江右而致良知之宗旨裂然則
墨守師說者豈不爲難哉當子劉子講學之時吾越之承
風接響者以想像爲本體權謀爲作用子劉子之言格於
浸淫之僻說而不相下先生憂之曰此禪門種草寧可移
植於吾室乎於是推擇王業洵王毓著及子等十數人者
進之爲弟子諸弟子進而受子劉子之教有未達者退而

私於先生未嘗不冰釋也許元溥孟宏疑儒釋體一而用殊先生曰吾儒之言體也至善由是而發之其宰於身也在視謂之明在聽謂之聰在言謂之忠在動謂之敬其宰於人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其達於上下也則民之胞物之與乾稱父坤稱母也有至善之體自有至善之用吾儒之體用不可分也佛氏之言體也無善由是而發之無所謂視聽言動也又何有聰明忠敬乎無所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又何有仁義序別信乎無所謂民物乾坤也又何有胞與父母乎有無善之體自有無善之用佛氏之體用亦不可分也祝淵開美問求仁先生曰天地之所以常運萬物之所以相生而不已者止此春和之氣循環

而無端也自其暢達而言之則曰夏自其收斂而言之則曰秋自其凝靜而言之則曰冬而總一春氣之卷舒非截然分而爲四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爲人則曰仁自其裁制而言之則曰義自其節文而言之則曰禮自其明斷而言之則曰智而總一仁之周流亦非截然分而爲四也是故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義禮智也而所以能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則仁之爲也卽或能宜事變矣義其所義而非吾之所謂義能制秩序矣禮其所禮而非吾之所謂禮能辨是非矣智其所智而非吾之所謂智何也吾之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仁而言之也合仁而言之者析之各得其分而統之適完其仁也是故儒者言求仁而不言求義禮智者此也當是時問學者雲擁其門雖所得各有淺深

而山陰慎獨宗旨暴白於天下不爲越中之舊說所亂者
先生有摧陷廓清之功焉子劉子旣沒宗旨復裂海寧陳
確乾初以大學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經言人人殊因言大
學非聖經也自來學問由正以入誠未有由誠以入正者
孟子言求放心夫子言志學從心其主敬功夫從心始不
從意始先生辨之曰慎獨者主敬之別名也若在正心條
下則正心傳中當言下手功夫乃獨於誠意傳中詳言之
而正心傳中反不及者蓋一誠意而心已正身已修齊治
平一以貫之大畧聖賢言心有二端語孟之言心也合意
知物而言者也合意知物而言者故不言誠意而誠意在
其中如求放心必有所以求之之道操則存其求之之道
也非卽誠意之慎獨乎心之所之謂之志非心卽志也所

之者意也由志學而後能從心非卽意誠而後心正乎大
學之言心也分意知物而言者也分意知物而言者非外
心以言意卽心而指其最初之幾曰意蓋必言意而心始
有主宰言誠而正始有實功也兵火奔播叢林之點者網
羅失職之士以張其教武進憚曰初仲升將嗣臨濟先生
謂之曰古來賢士隱於禪者不少有讀易者有歌楚辭者
有汎舟賦詩然其草者豈不知業已圓頂方袍而故爲此
狂激之態乎蓋曰吾非真禪也聊以抒艱貞之志云耳猶
之趙岐李燮避身傭保非愛傭保之業也今足下搥鼓白
槌欲嗣其法則向之圓頂方袍者從其教也非有托而逃
焉者亦猶趙岐李燮無故而美心傭保徒其衣冠詩書之
業也不亦惑乎仲升乃止二十年以來一輩學人悉皆徇

謝子劉子宗旨雖若滅若沒先生之墨守未嘗不爲田單之卽墨也先生諱洵姓劉氏伯繩其字家世具余所撰子劉子行狀子劉子者念臺先生諱宗周先生之父也年十餘歲鈞黨禍起避地武林僧舍晝則隨衆傭作夜分帷燈禪板聲寂發而讀書侍子劉子處官舍中門庭落然不聞人聲脫粟寒漿僮僕逃逸先生方擁卷危坐自若也用功過苦遂至徹夜不能交睫如是者數年子劉子曰此把捉之過也久之而後平子劉子野死先生捐委故業踐荆棘於群虎之中孤露萬山歲餘復返塞門掃軌隣右莫窺其面初子劉子考定六經發凡舉例而未卒業先生發篋陳書究竟先志監司郡縣慕其操行下車通謁先生了不容接錮疾報聞與王爾祿天錫遊息共學天錫爲海道欲申

把臂先生引范史雲周小泉之事以拒之天錫嘆息而去生於某年癸丑六月十日卒於某年甲辰九月八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母章氏贈夫人配周氏光祿寺少卿夢尹莫維之女先三月卒子四人茂林士林長林道林女一人適吳善禎孫三人先生旣絕交息遊左對孺人右顧稚子鬱鬱無可告語余亦老屏空山不相聞問故其群經疑義冥搜獨得至述儀禮鐘律始與余往復未幾而先生謝世矣先生云亡今而後山陰宗旨恐愈裂矣執筆而自慙者久之銘曰

伯繩之學膠解凍釋吾未知其所臻稽定名教閉關絕津
蚍蜉蟻子不容巡遁殆陳同父所謂積穀做米把纜放船
之人也耶

黃季真先生墓誌銘 內午

粵稽建炎狩於金鰲叢兩慶元閩岳驚濤監州解骨亮節

孤高捃撫幾竹姓名寂寞時吾祖為慶元通判死難編綿

鶴山監州之子奔鯨駭流逸羽避矢相炫竹浦定中托始

監水蜀山環吾扮梓始祖謙萬河字時通號霍山文潔曰

抄繭繚程朱諱震字東發著黃氏曰抄泰定靜坐淵源草

廬諱茂字茂卿元泰定進士從吳澄學黃氏之學遂列諸

儒門成魯衛祭抱笏竿遜國之難曰有黃墀身從彭咸仁

契伯夷姓氏炳然官爵莫稽補鍋雪庵不比傳疑與同邑

陳子方同死吾祖小雷孝友神聽萬里尋兄三年磨鏡諱

聖四傳大僕欲哉獨行質謝枝葉文別雅鄭諱日中號鯉

真長生忠端及吾叔父桓桓忠端郊社將吐奪之婦寺以

歸后主皇極日月松楸風雨維吾叔父仁心獨秀瑣碎蟲
魚旁通醫祝牛篋詩瓢件離貫朽不名一家不資師授場
屋風氣逐影而徙販交買名破經碎史叔父曰惡予曷能
此祭吾經義投之流水黨錮之禍摘索無遺縣吏操兵竈
婦乘危契闕百罹門戶一絲忘憂魯酒取樂楚辭兩年侍
疾遍討藥名三載倚廬考合禮經家賢舊事野老閒評採
信傳疑宗譜聿成石鼓鳴山金精動宿解果虔□□
龍性難馴撓膚不受豈以過淮變我橘柚見志灰釘盟
詩玉玦顧移日影畱茲熱血剖斷毫芒倏忽訣別風昔靜
功臨期辦決叔父詩中句五十圈豕六十曬麥遙遙寒暑
得分玄白七十將至裏此尺帛而今而後可履阡陌十日
再庚避人避世衝颺弱草百毒皆厲鈎天夢樂蜃樓觀市

民之訛言亦爲破涕乙巳秋祭稽首香燈叔父盥獻某執

豆登胡不兩月栢榔枯藤得此全歸非意之曾燁燁影堂

三忠六儒三忠通判黃堦忠端也六儒文潔憲庵州判菊

東學正季子也

孫曾在位芒射瞿瞿叔父無忝峩如瞻如

吉日神主迎以商巫平生詩文令子編輯鬱氣所成拘梏

艱澀錮之鉄函噌吰外出豈擬絳園不離剽賊諱曰葆素

字曰季真配曰邵氏子曰世春九月十二是爲諱晨年六

十八上推可因明年某月墓於剡中瀑布之下結此幽宮

曰故不敢不崇短碑三尺高于喬松吾文所師師於

歐陽銘其叔父於世宜詳述吾祖德陳於堂皇不僅墓門

可爲耿光

女孫阿迎墓碑

丙午

阿迎者黎州老人之女孫也父黃正誼母虞氏虞氏家上
虞之通明壩故阿迎生於通明庚子歲十二月初七日也
壬寅三月歸來夙慧異常兒余甚愛之其在左右灑然不
知愁之去體也時至書案對坐弄筆硯信口呬唔授以沈
龍江女誡背誦如流水二三年來余餽口吳中朝夕念兒
兒亦朝夕念余見余歸家則鳧藻躍坐膝上挽鬚勞苦曲
折家中碎事以告故家中有事勿欲使吾知者必戒無使
兒知恐其漏於吾也兒嘗謂吾曰兒念翁翁勿出門去余
應之曰翁勿出門則兒無果餌食矣兒曰翁在兒亦不願
果餌也今年余返越城聞痘疫盛行恐然惟兒之出十一
月十九日至家兒迎門笑語余始釋然十二月二日兒紅

衫拜跪上太夫人壽舉止安詳一門歡然初七日余設餽
飭爲兒作生辰是晚出痘至二十日而殤得年七歲哀哉
初壽兒之殤余亦甚愛之故無夕不入夢庚子十月余遊
廬山距其殤時已五年來夢於圓通寺匆匆若告別者余
作詩記之圓通亦有重來塔此意明明不肯灰歸家而阿
迎生矣自此遂不復夢見壽兒則阿迎爲壽兒之重來無
疑也蓋吾里元時各再生而圓通又爲道濟禪師重來之
地壽兒現靈於圓通阿迎應識於再生非無故也獨怪顧
非熊以殤兒再生遂得永年而阿壽之轉阿迎漚珠槿艷
七年旋瞬而失抑緣分之有淺深歟何其慰予而反毒予
耶解之者曰區區女孫無庸過戚老人曰余賦性柔慈明
友一言噓沫夢寐歷然兒之親吾如是雖欲忘情其可得

乎殤後三日葬之化安山其前母孫氏之側寒風歲盡水
雪滿山與墓壽兒其時日風景秋毫無異也嗚呼以余之
愚何煩造化之巧弄如此哉因以哭兒之詩爲之銘曰
老來觸事盡無聊兒女温存破寂寥阿壽五年迎七載如
何也算福難消其一二十年中已再世重翻舊恨作新愁
兩行清淚無多重流到前痕竟不流其二爲因望我太頻
煩囑我明年莫出門我在家中猶未出兒何反作不歸魂
其三出外長將棗齋博兒一笑解雙眉兒言但得翁長
在不願堆盤喫棗梨其四屈指生辰近上弦紅衫侵曉拜
堂前南窗曝背團圍話不道居然是別筵其五龍江女戒
兩三章曉夜連珠在耳旁今日廣陵從此絕散爲剡瀑尙
悠揚其六

王征南墓誌銘

己酉

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
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卽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
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
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
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温州陳州同從王宗
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温州嘉靖間張松溪爲
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
流傳於四明明得近泉之傳者爲吳崑山周雲泉單思
南陳貞石孫繼槎皆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
目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貞石傳董扶
輿夏枝溪繼槎傳柴玄明姚石門僧耳僧尾而思南之傳

則爲王征南思南從征關白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
微所在則亦深自秘惜掩關而理學子皆不得見征南從
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肖思南自傷身後莫之
經紀征南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楨之資思南感其意
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征南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
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夜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
數十人轟飲守之征南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
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征南遂逸出數十人追之皆踣地匍
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
之征南所向衆無不受傷者歲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
之負重征南苦辭求免不聽征南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
刀擬之征南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

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營兵索綆出刀而征南之法遠
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暈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
惡少侮之者爲征南所擊其人數日不溺踵門謝過始得
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征南視之曰此暈穴
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征南任俠嘗爲人報讐然激於不
平而後爲之有與征南久故者致金以贖其弟征南毅然
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征南名來咸姓王氏征南其字
也自奉化來鄞祖宗周父宰元母陳氏世居城東之車橋
至征南而徙同舉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征
南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征南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
介公建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僉事副總兵
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島人藥書往復兵部受禍讐首

未懸征南終身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征南罷事家居
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通懇懃而征南漠然
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
日過其故人故入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
教師倨坐彈三絃視征南麻中緼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征
南善拳法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征南謝不敏教師
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征南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
己也強之愈力征南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
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贊以二縑征南未嘗讀書然與
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了不見其爲廬人也余弟晦木
嘗揭之見錢牧翁牧翁亦甚奇之當其貧困無聊不以爲
苦而以得見牧翁得交余兄弟沾沾自喜其好事如此子

嘗與之入天童僧山酸有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
征南則蹶然負痛征南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
外家攬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敘其源流忽忽九載征
南以哭子死高辰四狀其行求予誌之余遂敘之於此豈
諾時意之所及乎生於某年丁巳三月五日卒於某年己
酉二月九日年五十三娶孫氏子二人夢得前一月殤次
祖德以其月某日葬於同魯之陽銘曰
有技如斯而不一施終不壽技其志可悲水淺山老孤墳
孰保視此銘章庶幾有考

王仲撝墓表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撝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未謁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鬻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撝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撝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清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國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截江時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赤立剽奪爲豪市魁里正朝得割付一紙暮便入民舍根括金帛係僮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何問爲某營也仲撝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產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柵

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撝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
行 忌仲撝者以此聲討其謂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
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
列船江上入城牢搜者二千人仲撝攔止所圍大姓數家
從仲撝丐命仲撝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
本徹先後過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蓋人民
之恃仲撝一時如决水之堤焉陞監察御史尙寶寺卿朱
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
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撝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
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副之也好讀
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炯於獄中
受之行 初建進 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丁亥訪其

山中其時註授時曆仲撝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
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撝皆能有所發明自其好象數之
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腫及學成而
無所用屠龍之技不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蚩
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遇之越
城爲言年來益困將於鑑湖濱佃田五畝佐以盪卜續食
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
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子一人三捷嗟
乎其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事而無成與之共學而
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
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曾塞黃河也

南雷文案卷六

南雷文案卷七

姚江黃宗羲著

高旦中墓誌銘

庚戌

啓禎間甬上人倫之望歸于吾友陸文虎萬履安文虎已
亡履安隻輪孤翼引後來之秀以自助而得旦中旦中有
志讀書履安語以讀書之法當取道姚江子交姚江而後
知吾言之不誣耳姚江者指余兄弟而言也慈溪劉瑞當
亦言甬上有少年黑而髯者近以長詩投贈其人似可與
語己丑余遇之履安座上明年遂偕履安而來當是時旦
中新棄場屋彩飾字句以竟陵爲鴻寶出而遇其鄉先生
長者則又以余君房屠長卿之寢語告之余乃與之言讀
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

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有明之得其
路者潛溪正學以下毘陵晉江玉峰蓋不滿十人耳文雖
小伎必由道而後至毘陵非聞陽明之學晉江非聞虛齋
之學玉峰非聞莊渠之學則亦莫之能工也且中銳甚聞
余之言卽遍求其書而讀之汲深解惑盡改其統緒餘習
衣大布之衣欲傲岸頽俗與之久故者皆見而駭焉余自
喪亂以來江湖之音塵不屬未幾瑞當履安相繼物故且
中夔然出于震蕩殘缺之後與之驚離吊往一泄吾心之
所甚痛蓋得之而喜甚自甬上抵余舍往來皆候潮汝疾
風暴雨泥深夜黑且中不以爲苦一歲常三四至一日病
厥不知人久之而蘇謂吾魂魄棲遲成山車廐之間大約
入黃竹浦路也黃竹浦余之所居其疾病瞑眩猶不置之

且中之于余如此且中家世以醫名梅孤先生針灸聚英
志齋先生靈樞摘注皆爲醫家軌範且中又從趙養葵得
其指要每談醫藥非肆人之爲方書者比余亟稱之庚子
遂以其醫行世時陸麗京避身爲醫人已十年吳中謂之
陸講山謁病者如市且中出而講山之門驟衰蓋且中旣
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于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
必純以其術也所至之處蝸爭蟻附千里拏舟踰月而不
能得其一診季子慈父苟能致且中便爲心力畢盡含且
中之藥而死亦安之若命矣嗟乎且中何不幸而有此一
時簧鼓醫學爲之一閉醫貫類經家有其書皆且中之所
變也且中醫道旣廣其爲人也過多其自爲也過少雖讀
書之志未忘欲俟草堂資具而後可以併當一路近歲觀

其里中志士蔚起橫經講道文章之事將有所寄且中惕然謂吾交姚江二十餘年姑息半途將以桑榆之影收其末照豈意諸君先我絕塵耶。傍惶慨嘆不能自已而君病矣。是可哀也。且中美髯玉立議論傾動雖復流品分途而能繾綣齊契三吳翕然以風槩相與其過金閭徐昭法必招之入山信宿話言蠡城劉伯繩少所容接每遇且中不惜披布胸懷且中亦以此兩人自重所過之地喜拾清流佚事不啻珠玉蓋履安之餘教也。少喜任俠五君子之禍連其內子且中走各家告之勸以自裁華夫人曰諾請得衰衣以見先夫于地下且中卽以其內子之服應之殯殮如禮家勢中落藥裹所入有餘亦緣手散盡故比死而懸磬也。且中姓高氏諱斗魁別號鼓峰韓國武烈王瓊之後

建炎南渡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自汴徙鄞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學者稱爲萬竹先生樓宣獻公鑰誌其墓萬竹之四世孫明善洪武初亦以隱德稱安敬先生安敬之四世孫士有文名嘗摘注靈樞稱志齋先生贈刑部山東司郎中且中之曾祖也祖萃萬曆甲戌進士知廣東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德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贈太淑人且中則馬氏孺人所生也光祿五子長斗樞崇禎戊辰進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且中行在第三娶朱氏生子五人字靖宇厚宇豐宇皞宇調側室趙氏生子二人宇祝宇胥女三人孫男幾人去年十月且中疾亟余過問之且中自述夢至一院落鎖鑰甚嚴有童子告曰邢和璞丹室也去此四十七年今將返矣某適

四十有七非前定乎臥室暗甚旦中燒燭自照曰先生其
視我平生音容盡于此日先生以筆力畱之先生之惠也
余曰雖然從此以往待子四十七年而後落筆未爲晚也
明年過哭旦中其兄辰四出其絕筆有明月岡頭人不見
青松樹下影相親之句余改不見爲共見夫可沒者形也
不可滅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畱明月神不可見則墮鬼趣
矣旦中其尚聞之辰四理其垂歿之言以請銘余不得辭
生於某年癸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某年庚戌五月十六
日以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烏石山銘曰
吾語曰中佐王之學發明大體擊去疵駭小試方書亦足
表襟淳于件繫丹溪累牘始願何如而方伎齷齪草堂未
成鼓峰蠹蠹曰短心長身名就剝千秋萬世恃此幽斷

陝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玄若高公墓誌銘成庚
余於李庭芝守楊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
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楊則楊一日不速飛不
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楊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
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常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
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楊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朱煥之
代庭芝所用者亦卽楊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楊於亡國之
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
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旣陷閣部楊嗣昌自裁
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
縣流賊殘破畧盡濠平城墮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
盈四千公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

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藺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異甚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城外賊不得傳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將下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竿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谷其竹竿木城遂拔雲梯衝車攻具齊列我師奮勇壞其機牙賊乃乘夜運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臺盡轟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公以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

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賊據均州鄖之伏聽者不能東出公發卒攻之賊望風遁自成營都襄陽督師孫傳庭秦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邾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公復出師一戰而馘賊二百餘級自成以鄖陽一雋梗其全楚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湖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麩藁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

可斬吾頭降之母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
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
不回公與諸將痛飲相勉以古來忠義之事勇氣百倍明
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
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
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
聚鄖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
廟堂以鄖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
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載猶爲朝廷
死守奈何棄之翌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
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丘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
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

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
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
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冢宰李遇知
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
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
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
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
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寒
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師苗時化之兵
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內附竄
處不歸淅河失守遠宦於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公

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
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
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
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維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
左良王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於荆
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耶
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濶兩京陷沒魁然而峙必待公
解任而後速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
之人何如耳守楊守郎亡國之際豈繫無人君子所以痛
恨於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立若韓國武
烈正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
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

福建驛丞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萃萬曆甲
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聰光祿寺署丞致仕
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卽能屬文年
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
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疆場之事翻案
晉撫耿如杞勤正兵潰黨人以如杞故逆奄之所欲殺者
使上必欲殺晉撫則逆奄之誅賞未必不當上心亂矣乃
彌縫上之所寄耳目者晉撫下獄尚書韓繼思擇司官五
人以讞之公與焉坐總兵張鴻功死晉撫戍上閱爰書大
怒悉置讞者於詔獄晉撫論死講官文震孟講呂刑肄業
及之公得復職慮囚湖廣尋出守荊州府江陵獲盜連染
遼宗知縣史元調以收考宗室受逮攝遼宗置對恐其敗

露漫言溺之公遂實其漫言謂遼宗果非盜正合聽其前
雪溺之則其爲盜也信元調得從末減鄭奄盡惠王請以
王官行部履畝而稅公曰王賦多無實田加派充額耳王
官繭絲民弗堪也故迂其文書以聽臺難久之報寢鎮算
參將楊世芳奉檄守陵道荆公畱不遣巡撫唐暉聞之大
怒曰誰任承天之咎者公曰賊必不敢越荆以入承天守
荆所以守承天也賊果西行世芳襲之以俘誠告慶於唐
撫唐撫乃服陞湖廣按察司副使備兵長沙長沙有江湖
之限不知兵革武備久弛公謂江北雲擾江南豈得晏然
增城數版調兵策軍食用戒不虞未幾而臨藍山賊起賊
船數百順流破湘潭乘勝遂攻長沙關地濡褐積土蒙櫓
賊旣盡其機巧而縱礮焚衝應之者嘗若有餘潛遣守備

韓鴻發間左子弟以資夾擊賊聞夜遁當郡城烽燧湘鄉
煤丁煽動聚衆亦至數千出犯安化沅撫陳睿謨有事於
臨藍公謂煤丁新起易於撲滅煤丁授首則臨藍破竹矣
請以爲始事分道蹙之及於桃花江公已先去其津筏皆
潰而就溺繼討臨藍公獨當一面寇平上賜銀幣長沙江
流五百餘里寇盜出沒邏舟三隻公增爲十六又造戰艦
六隻傳籌出哨行旅貼然屬邑城垣十二尺以上皆增八
尺無城者五旣城攸縣積羨金以待其四守樓土堡相望
離鄉聚間公之設施不啻田舍翁品量家事千里如在庭
內其在鄖陽南都召其回京已改楚撫已又以王驥代之
皆公所未聞也公雖奉父家居而白首兵間人情所注風
波震撼無日無之一對獄吏再連嗣子故浮沉閭里不敢

自異晚又目盲租吏債家時見妮搨豈知其爲先朝萬里
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選體詩寄興亦不必
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重至於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
己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猶爲使公建大將之旗鼓必有
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於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
卒於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於某
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造施氏嗣子宇泰兵部
武選司員外次曰宇啓婿沈延綸庠生戴石臣朱濂孫男
四人奕宣奕襄皆廩膳生奕修奕學曾孫景乾景曄宇泰
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麤見首尾者爲之科條
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農記畧俾李鄴嗣爲狀余爲銘
誌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不異
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破碎
宗廟蒿萊鄖陽蕞爾漢水之隈高公蒞止千里風霾投鞭
斷流聚骨成臺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吟未拙雲梯又排
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鍾石
已乖移忠作季非意所諧截指請救哭滿天街相演猶曰
公非將才廟筭不勝千古同哀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庚戌

余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稅服三年夫稅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總而服已絕之服率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旣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子介眉狀其事乞銘于余而後知其不忍哀愴之情始出于此也孺人姓沈氏杭州人年十八歸於侍御平若陳公公故鄞人未有子嗣遂買屋武林以處孺人明年同亮生又四年嫡母周恭人歸同亮而子之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年二十四侍御爲文哭之權厝湖上當是時同亮壓於嫡母於孺人之喪不能親焉又二十餘年侍御恭人相繼謝世同亮始迎喪武林歸葬於鄞詩云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此凡爲人子者之言也。孺人亡以思子爲之子者又獨何心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儵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墓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儵終不得行其志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稅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同亮方與諸子修講經之會肄業及三禮諸子之論其亦有同異否耶嗟乎先王制禮以斬齊功總爲其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爲其實昔之居喪者雖文實未必相稱然猶勉強爲之不敢廢也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蒙黑繒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夫於天下之所共行者莫或行之况能行天下之所不行乎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諷也孺人生於萬曆丙辰

正月二十日卒於崇禎己卯五月廿五日己酉十二月十六日塋於千丈鏡之原子一自舜字同亮庠生女一適周徵泰孫男一憲淇孫女二銘曰
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潮東來兮兒無饑渴汐東去兮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生遊尙苦何況死陟丹旄白鷄有兒在側有兒在側便爲樂國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雷儂鄴儂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草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崑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篔簹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崑愚齊名

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橋李則投夏彛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躋老諸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壻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崑愚玄度以疾死畱仙鄴仙以憂死文虎

以刺死簞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卽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竒花勉強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哀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滴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畱仙寇深事急當爲扈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

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祭政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卽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溱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鳧之原甲來速銘曰先子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爰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尚且精神殞喪風味轉墜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

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鄧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

銘 王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
聞烈皇帝旣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慙無半策匡時難唯有
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
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
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
促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
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母哀吾死亡何
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曆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
事值奄人逆賢用事齟齬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怒有詔
拆北堂限五日以窘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

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公方勾稽匠氏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徐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耻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繫其母誘之海隅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牆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徐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任回籍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陞

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叅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證明章句者所不得而窺也戴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祭請皆歸寔際戴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習勇於爲義同年生魯時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掃灑廳事至於東隅凝視擁

簪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兒時曾墮
環茲地憶之不覺淒愴公閔然卽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
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
嗣子亦歿夫人寄食壻家晨炊不繼淺土一坏蒸嘗間然
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
曰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
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朝夕不沒帝座風雷通咫尺大
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
冉冉帝上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綬繩虞淵不
返寒日晷爲王作葦御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旣破兮
家亦亡蕭蕭殞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
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

三忠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旌表節孝馮母鄭太安人墓誌銘 壬子

具官馮元騰言臣父若蒙以諸生有聲場屋當時與臣世
父太嘗寺卿若愚同稱世父遭遇致身卿貳而臣父連蹇
以終當其卒時臣母鄭氏年纔二十五臣四歲臣姊五歲
伶仃相依以至成立臣父生前不治產業婚嫁有無男耕
女織細碎皆臣母經營使臣得自力於學二十年如一日
臣母之旌表久合典禮臣妄希有司一日之知而後入告
今幸從扈隸分榮半級是臣孤露得以發舒之日也嚴霜
自盡何心烏頭雙表之名仁問式昭豈遺白首孤筇之婦
伏乞章下所司按之往例禮部具覆馮元騰母鄭氏守節
三十年年滿五十以外謹依會典下詔褒異其門閭封太
安人制曰可又二十七年歲在辛亥而太安人卒年七十

有八元。麟銜哀。貢誠謂其友曰。近日文學宗老俱盡。子如不言。不特湮沒吾母之大節。亦將委君命於草莽也。始子至溪上。二馮先生爲人倫盟主。天下談士倚以揚聲。况在子弟。此時元。麟字徵遠。與從兄沛祖坐同席。行疊跡。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峙者也。顧指取功業。譟動公卿。乃其分內。沛祖以五經第進士。徵遠解褐風塵之際。太安人彤管之譽。於是得以上聞。豈意公卿皂隸。俄頃易位。沛祖死於彘外。徵遠困於柴水。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太安人食貧孤燈。敗帷之間。不得邀一日之祿。養宜乎徵遠之無所寄其哀也。雖然。國可滅。史不可滅。後之君子。而推尋桑海餘事。知橫流在辰。猶以風教爲急務也。祖潤鄉進士。同知鳳陽府。父元。燦。諸生。銘曰。

從來貞婦表者百一。既有令子。復有顯秩。足慰母心。子道可畢。太史遯荒石渠。蕭瑟茫茫來者。誰稽故實。藉此銘章。有如皎日。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韋菴先生於越城之公所率爾談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寢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椅撫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却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

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遇後，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卓，字季卓，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領生彥名彥名生原珍，原珍生獻獻生二子。長城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祖。大中會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妣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歿時方十三歲，居喪卽能盡哀。安人之歿，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一時

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冲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目，無庸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撞閉室，不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

憤憤如先生者日抱亡國之感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
風度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
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
一月初八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
娶王氏子五人長煥先廩生次燧先庠生次炯先已酉舉
人次燿先次焯先今存者唯燿先而已孫七人長誠候選
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孫一錫祚
燿先謂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燦魯公爲誥
爲典追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豈期遐野
蓬蒿偃蹇石渠水洞山龍色淺以俟君子灰飛律管

唐烈婦曹氏墓誌銘

烈婦曹氏諸生頴洙之女。彘寧之翟墩里人。年十九歸同邑唐
之坦。之坦之父煥亦諸生也。歸六年而之坦病。烈婦悉賣其簪
珥裝奩以佐醫藥。衣不解帶者半載。疾革。謂其夫曰。君死我不
獨生。乃營砒霜以待。丙辰歲九月二十八日。之坦卒。烈婦治喪
衣衾必有副。家人阻之不得。因斥去其砒霜。烈婦瀝桑灰爲汁
飲之。腹痛而不死。明日夫將殮。恐死之不及是時也。碎錢爲屑
吞以速之。又不死。夫旣殮。而防之者愈虔。烈婦曰。頃欲與夫同
殮。旣失此期。何日不可死。而必以今夜乎。家人信之。人定。烈婦
潛起。飲酒升餘。號呼宛轉。毒裂經時。復吐下而解。烈婦曰。我求
死不得。計惟有絕食耳。不食二十二日。而容貌如故。神理炯然。
夜半啓戶出。投於傍舍池中。久之而家人始覺。出之池已死。覆

以衾而復活烈婦謂其舅姑及母曰大人非愛我徒苦我也我志已決遲速總一死耳於是復飲食起而操作如常尋剪其機軸製衣一稱餘布七尺有小婢乞之不與家人竊議曰尺布尚惜其不死明矣其時庭中蠟梅方開烈婦視而歎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也此花亦不落吾試咏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衆花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十二月望起而嚴妝於天地影堂靈座舅姑舅之姊各設四拜曰婦從此別矣孝養之願以俟來生家人皆哀慟烈婦從容自若從此又不食除夕得間取其七尺之餘布自經夫柩之旁始知不與小婢之故也及殮目瞋口闔不同乎世之爲縊者此固獨行其願之一徵矣年二十五許邑侯詣廬祭之聚觀者數千人莫不爲之歎息泣下嗟乎古今死節者多矣曾未有如烈婦之死

而生生而死人世痛苦之事備嘗殆遍者文文山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親見之此如黃河一瀉千里非積石龍門呂梁之險不足以見其奇一番求死一番於燦天若故遲其死以極正氣之磅礴或疑守節爲經烈婦所爲似乎賢智之過夫溧陽女子一言而沉身王凝之妻倉卒而斷臂古人於生死之際處之至精今人見其爲輕耳承流襲敝隨地可以解免名節蕩然不獨在女婦也當烈婦絕食之久余在講堂范文園傳其屬纊畢復仇滄柱謂吾黨盍及是時爲式間之事庶幾死者一聞之也余與同學二十餘人爲之一往已聞其入水不死余恐其因吾黨而激之以不得不死乃與范國雯姜西溟致語其舅言貞之未嘗劣於烈也是後余返姚江竟不相聞今年二月至武林陳子榮子文迎謂曰烈婦死矣將死烈婦謂其

身曰吾願見黃先生一拜而死今已矣嗟乎風雷雨雪作於除
夕烈婦之志可以激天豈待人激是則余之陋也其年某月某
日與其夫合葬於其所其舅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培之厚藏之密三尺墳千年室記城塚慎勿逸

王孝女碑丁巳

王孝女者慈谿王孜之女也居城之東偏歲丁巳七月十八日
夜二鼓失火孝女母卒停柩于中堂孝女處樓上趨至中堂疾
呼昇柩無應者已而火至孝女伏棺上不肯去其父從火光中
遙見之抱之而出則已死灌以礬水稍甦聲出喉間僅絲髮問
母棺出否家人不答遂哽咽氣絕時年十五也先是四月之盡
城中菊花盛開觀者絡驛不知其爲何祥也至是而有孝女之
事孝女顧委巷中紅女織兒耳天地不以其渺末而氣候爲之
密移則夫今日之撐駕天地者其不在通都大邑之貴人

亦明矣古來火逼親棺守死勿去者東漢之蔡順古初晉之何
琦齊之傅琰梁之徐普濟元之余丙祝公榮郭通陳汝楫明之
楊敬祝大昌鄧翰陳倫然皆幸而得免其不免者則宋賈恩隋

李孝子明唐治始三人耳。然皆男子。以女弱而殉身者。僅一孝女而已。誅曰。天地晦冥。正氣滿闕。忽然發作。在于單寒。有如奔流壅塞。勢不能函。決口而出。動魄摧顏。伊惟孝女。幼而窈窕。蓋草霜披帷。堂月暴粉。書識魄鏡。臺留照。所以孝女米鹽。必告未之先。家中細事。孝女必告。必告。柩前而後行。喜。出。夜半融風。火如狂濤。烟燄蔽空。孝女不見烟燄。而見母容。豈忍絕裾離此。簾櫳舉室奔迸。而少一人。有伏棺者。電光繞身。詩負而出。已絕。呻吟。礮水三咽。一絲氤氳。母棺出否。旁無答者。恨此一身。不與同楮。形爲父留。魂不母舍。闔然而暝。哀動城野。曹娥投水。王女赴火。水火死形。死仁不可百里。千年雙碑。翠鎖吾作。聽語江流不墮。

終

南雷文案卷八

姚江黃宗義著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于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于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畧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浦祖相。龍父。煥。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叅同悟真。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于釋氏。爲學使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彙昌。視耳劉心契。

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南里與許孟宏王聞修兄弟交時聞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濩自輔憲濩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間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警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幸勿安復出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于文事關氣長于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奎學

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于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于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天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改而爲恢博與曠至于其所譚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騫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汗

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着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臯羽作楚漁父二首傳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滅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許，摧拉異已。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鱷在朝，在野誰無目攝之讎。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負牆鞠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頃間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夏之不可作，某謂何必黃

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歛敕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彼此快心，此復以夫七意得正。如痃瘧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吳縣磔峯陽矣。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猖，鎮撫閉關，斷旅瞻視無策。宣城沈翁生訪余與其客蔡三策俱三策。故降盜也。精于水戰，先生遇之與之談海上事，其船式柁工火器白楫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卽大聲疾呼于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七見功而鄉

南雷文集卷八
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卽清查
銜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
駭遂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儻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函識
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紫柏
支手書一冊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
爲紫柏所呪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謂子鄉陸文虎
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
去疵雜念終身惇惇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皆生與先生
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蓄故書薄
暮一僮肩負而返先生邀之要路信宿還書必向余述其
梗槩如此盛事于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
草堂嘆息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

銘曰

甬東衣鉢玄黃自始凡偶兼混布霧十里於唯先生暨友
萬子分別氣類澗石在水後來清流未喪南指嗟我越中
尚如月死危言之功曷其可已

朝議大夫奉勅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于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于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清溪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溪先生諱啟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

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
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
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于天下乾
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
笑之而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正以諸臣平日理學
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
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
墮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
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避之除南康府推官
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畱牘國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
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寃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
掌司李多未嘗學閒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

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
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集于寺中憨山葬五
孔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
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
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履事論死先生念
其爲文毅子未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
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
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
督山東學政至李家庄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
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誑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
未八月十一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
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三人肅鏘肅鏗俱早

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
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
山農何心隱皆嶽崎豪傑乃弁洲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林
檄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
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
醢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
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蕩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
闋入都流氛漸熄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
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
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日吾友清溪曾
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
已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而不果

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
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于時中原之師友盡矣
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
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螭暑螢光臯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
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鏃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
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徨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談孺木墓表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兼寧縣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宸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

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
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
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
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
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
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
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
記名姓輒不難辦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
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
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
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
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
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
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
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
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
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
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
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
史法也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衆。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邀。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羸。縮。無。不。昭。合。詩。與。春。秋。通。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着。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筭。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公。謂。之。老。友。古。人。授。受。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漳。衆。致。命。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

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芣蒹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皐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

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太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折衷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棊漳棊嘗謂先生曰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間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窺人之室乎自漳棊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壘菴棊寧之花園里人曾祖侍御某

祖紹臯父完初母查孺人登崇禎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
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門戶綢繆期功業
繞先生屈其經世之業以支吾八口泊然不見喜愠之色
酬對甚簡相索於經術之內者惟張子待軒所著疊菴雜
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
己九月卒於某年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翰思
爲後女三人查蕙沈研周煒其壻也孫二人協徵協紀孫
女二人將葬於葑涇之原翰思介吾友陸冰修求誌其墓
余丙午歲十一月同冰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編聯不
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
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立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踰
年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寄在葑數年欲以一得之愚

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役固所願也銘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其題其說主媚
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知喪吊哭祭學禮所諱崩薨卒葬
春秋不載演爲說書蒙存淺達棄置神理助語激聒所以
儒者別開天地漢註唐疏宋語明義百年漳集破荒而出
象數理學會歸於一疊菴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
心死漳集之學不得其傳葑涇之原畱此一綫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鼓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
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
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
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
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不
能當下決擇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
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
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
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
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
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邪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

克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不一言
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
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
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中
庸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
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
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
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如曰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
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成之者成此

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
滅矣故曰成之謂性由是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卽不
可謂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卽不可謂智猶中庸賢智之過
卽不得爲賢智也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
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
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
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
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蕪襄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
獲而曰蕪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
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
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
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人物之性豈

可同哉大彖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
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
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
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
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
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
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
稟清濁果有仕百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
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
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
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
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

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
言謂之才由性之克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
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
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
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
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
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
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
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
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
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

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哪里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後儒口口說本體而無一是本體孔孟絕口不言本體而無非言本體子曰性相近則近是性之本體孟子道性善則善是性之本體而此本體固無時不在不止於人生而靜之時也如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乍見孺子之心以至四端人皆有之心皆指本體言也曰平旦之氣則雖牯亡之後而吾性之本體亦未嘗不在也曰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勿受則雖下流行乞之徒而吾性之本體亦無時不在也

則亦何時何處而非天命皇降之體乎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無論人生而靜之時豁然穆然吾心之靈明毫未開發未可言性卽所謂赤子之心孩提之愛稍長之敬亦萌而未達偏而未全未可語性之全體必自知學後實以吾心密體之曰用極擴克盡才之功仁無不仁義無不義而後可語性之全體故曰成之者性也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佛氏言雖夸大却無把握儒者言極平實却可持循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

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克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鍾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宜皆黃鍾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

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鏘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友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曠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事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着

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
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瘵不出門者十五年
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
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死女一人
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
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
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
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
曰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
反填淤惟我戢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
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
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從遊雖晚冥契心
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
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查逸遠墓誌銘

戊午

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於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
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謂讀書社者余皆得而友之於中
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闇張秀初其最也繼讀書而起者
爲登樓余時就學於兩京不能徧交於中則親陸鯤庭麗
京於外則交朱近修逮桑彙之後十有餘年余復至杭則
子將印持儼公道闇鯤庭已登鬼錄秀初去爲浮屠麗京
隱於醫肆近修出而索遊其餘亦零落畧盡一時被綺繡
戴朱纓寶飾之帽燁然若神人之少年蔑視老生不容託
末契於其間邂逅而得汪魏美徐蘭生陸水修查逸遠湖
山慘淡天似傷我之孤另也乃未幾而魏美近修又逃麗
京不知所往余頻年過彙昌猶幸與水修逸遠登雲岫山

觀日出步彙堤指點夏蓋石鼓在蒼茫間歲丁巳米修入
燕明年而又喪逸遠余聞之過時而哭夫余於逸遠之交
情○未○必○過○於○前○者○所○卒○之○諸○子○而○獨○有○深○悲○於○逸○遠○者○蓋
自○是○而○余○衰○年○未○死○武○林○之○交○遊○弗○復○有○義○熙○以○前○人○物
矣○逸○遠○初○名○崧○繼○字○柱○青○後○改○遺○以○逸○遠○為○字○號○學○圃○世
為○彙○寧○園○花○里○人○查○氏○彙○寧○望○族○高○祖○秉○燹○順○天○府○尹○曾
祖○志○文○郡○丞○祖○允○揆○贈○兵○部○主○事○父○大○緯○崇○禎○庚○辰○選○貢
仕○行○朝○為○武○庫○主○事○妣○董○氏○贈○安○人○逸○遠○總○角○為○諸○生○卽
慷○慨○有○大○志○武○庫○側○足○焦○原○逸○遠○左○右○其○間○羈○旅○騁○辭○常
諧○要○領○往○來○四○渡○渾○象○長○風○巨○浪○視○之○若○枕○席○上○過○也○未
幾○而○武○庫○捐○館○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逸○遠○弘○濟○艱○難○摧○剛
為○柔○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重○立○門○戶○宿○艾○駭○服○然○外

雖○緼○藉○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濟○時○一○發○見○思○得○所○謂○奇
材○劍○客○者○而○友○之○庀○屯○之○歌○鉛○筑○之○聲○雜○然○出○於○四○壁○趨
死○不○顧○利○害○去○就○也○喜○讀○史○得○其○大○意○以○經○濟○自○期○許○故
凡○天○下○之○事○他○人○數○百○言○不○能○了○者○逸○遠○數○言○其○利○病○纖
悉○畢○見○雖○鬱○鬱○無○所○施○為○而○溝○渠○保○甲○社○倉○諸○法○講○求○通
變○未○嘗○不○行○之○一○方○也○家○產○無○百○金○朋○友○急○難○窘○助○不○以
在○亡○為○辭○泐○上○申○生○避○仇○亡○命○臥○病○僧○舍○逸○遠○身○親○湯○藥
死○則○具○棺○而○葬○之○申○生○固○義○士○也○天○下○尤○高○此○舉○逸○遠○短
小○精○悍○久○處○囊○中○人○亦○謂○其○英○銳○之○氣○當○伸○之○於○歲○月○不
得○於○彼○者○之○必○得○於○此○也○乃○一○旦○中○暑○卒○於○舟○中○屈○伸○之
數○有○不○可○解○生○某○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卒○某○年○戊○午○三
月○一○日○年○五○十○三○娶○鍾○氏○先○七○年○卒○子○四○人○嗣○璉○嗣○璵○嗣

璵季子謹出後其仲弟女三人壻王旭庠生董湑朱某孫
二人克建克承嗣璉郎永修之壻也嗣璉嗣璫從余遊皆
有俊才逸遠不令爲科舉干祿之學而讀書爲詩古文士
林望風推服天之伸逸遠者庶其在茲乎將以其年某月
某日葬於某原二子謁銘於余銘曰
龜山有言才智之士非有學力不肯但已。踟天踏地時乎
不遇縛虎之急能免一怒嗟夫逸遠有才無時北牕述酒
西臺竹枝鍊崖老婦鶴年席帽有此數子以爲前導

張節母葉孺人墓誌銘

戊午

子友張旦復篤行士也請予銘其所後母葉孺人蓋數年
矣而怠緩未作每見輒以爲語間讀其狀而悲之其忍不
銘按狀節母姓葉氏元公之女刑部郎中瑜之五世孫也
年十八歸同邑張君榭家以季友聞甬人所謂雍睦堂張
氏也歸七年而君中寒疾死節母時年二十有四所生止
一女君之同產三人亦止一子議者欲以三從子爲後節
母曰吾伯叔年少字育未艾吾不妨待之母以吾故乖親
疎之序也未幾而女亦歿乃携女姪以共晨夕凡二十一
年而次姒始生一子卽且復也從蓐草之中納之於懷而
後喜可知也且復又多病故鞠子之哀倍於常母且復稍
長女紅句讀每夜一燈熒然鷄初號而起不復吹燈暗中

櫛髮取宿水頰面然後就旦復起之隙中始有光射發冊而讀蓋日以為常也一日旦復自外傳歸節母問所讀書對曰大學節母啓笥取一束授之曰此大學也昔汝祖母為汝父聘吾汝外祖以此書為報冀汝父讀之汝父死以為此書無用不料猶見汝讀之也旦復視之為大學衍義補相對泣下當旦復未舉時晨炊夜作煩嫗之事不肯讓人人以為癡曰枉此辛苦不知欲為何人節母聞之嘆曰吾依伯叔存活家計清貧豈容一人閒食重其累耶其後旦復見節母鼻孔有瘰粟許問故曰往時夜織欲睡觸以燈草久之失血而成節母即甚愛旦復然相勉以清苦蒸一鷄卵箸畫為三每飯不得越界荒年伯叔將鬻公產而難於節母節母即令旦復押券曰諸父之意童子當順承

也外家為旦復議姻節母曰兒年幼未可以此迫促諸父其不為姑息如此從來碑誌之法類取一二大事書之其瑣細尋常皆畧而不論而女婦之事未有不瑣細者然則竟無可書者矣就如節婦只加節之一字而足其餘亦皆瑣細也如是而何以為文乎予讀震川文之為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蓋古今來事無鉅細唯此可歌可涕之精神長留天壤子書節母之事而喟然於其故也君生某年甲戌某月某日卒某年壬寅十月初一日年二十九節婦生某年己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某年戊子正月二十八日年七十合葬於某原子女翼太學生旦復其字也孫奉璋銘曰墓木已拱奉祀未寫二十一年以待來者唯其心之金石

豈能限以孤寡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
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
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
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
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峰諸公
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
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苦塊倚以
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
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
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
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

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
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
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
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
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
充整旅以往何兇弗摧即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
後愍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強而後可
援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
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懼敵者乎臣不知
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
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
恐待罪請進劾已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

進耕巖乃彙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畱中不報黃漳海嘆曰
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愧死矣臺
省何惜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
後而漳海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
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
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虚矣耕巖姓沈
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祭
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
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
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
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
之文多人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

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畱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揮闔耕巖効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鍼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矯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旣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

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旣相將特疏薦之耑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臯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旣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開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燮榆鑑埏逢將以其年

墓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
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藹諸
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
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卯故白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
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
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惻惻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
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
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蘓與鄒文江約將以
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
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
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
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簣十有三日耳以數

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簣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
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卽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卽劫似道之臣嗚呼
耕巖千載同論

李叔範墓誌銘

巴未

君諱士模號叔範始祖育自青州徙鄆世爲望族父坤元
字公簡以諸生有聲場屋君少有至性十歲失母哀痛如
成人事父以孝稱稍長同諸兄爲科舉之學諸兄皆列庠
序而君家數世同居人衆事繁推君司家事內外斬斬雖
家庭中凜如公府晨起群從皆衣冠肅揖始退而肄業婦
女亦分頭飾織無有怠者冠婚喪祭一以家禮從事其子
弟皆循循雅飭言談舉止人見之不問可知爲社南李氏
社南者君所居地也君尤篤于恩義故人老而無子捐金
爲之取妾踰年而有子族弟垂歿以身後囑之君經理得
宜撫其子以立家室卒爲文士嘗爲賀客遇有墮珥索其
主還之而後退君處里巷間其所得爲不過如是而君亦

無不爲也。娶某氏子五人如玉明經博士如金如圭悅皆諸生廷玉孫男八人開壬子副榜太學生朝陞闈聞闈朝宗朝鯨朝尚孫女七人曾孫三人余友李杲堂爲甬上耆舊傳言弘正間有南塘翁其行真摯卜宅社南以孝友世其家公簡卽其孫也事父母疾不緩帶居喪哀毀盡禮兄弟六人友愛備至今君之所行一如其父所謂孝友世家者益信矣余觀張東沙寧波志別出新意立純德一門大約以處夫士之窮而不遇者故南塘與君皆在純德傳昔浦江朱氏縣志有名德傳宋景濂不以爲然其於浦陽人物記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生人之美備矣若君者宜列孝友蓋景濂之孝友僅四人何千齡之四世同居李氏有焉鄭太和之化行一家君實似之若

以君之行無奇未必應銘法然則景濂不足法歟君之葬也開來請銘銘曰
世。眼。醒。礙。崇。公。卿。人。物。以。此。差。重。輕。臯。其。未。諾。隕。厥。聲。松。耶。栢。耶。走。巖。巖。詩。書。門。戶。人。不。驚。雍。雍。穆。穆。和。氣。生。長。爲。斯。世。守。天。經。史。官。上。下。書。法。明。萬。鍾。千。駟。不。敢。爭。社。南。李。氏。孝。友。稱。弘。正。以。來。過。百。齡。有。如。不。信。視。斯。銘。

第 3558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十

3

南雷文案卷八終

天。本。其。神。近。五。以。來。國。百。餘。年。不。可。謂。不。盛。也。
漢。世。有。天。聖。聖。宮。上。下。齊。志。即。萬。世。不。變。中。世。
唯。此。唯。去。與。漢。有。善。門。可。人。不。就。衆。無。新。變。味。亦。不。
世。則。爲。瑞。崇。公。國。人。所。以。並。至。而。勝。舉。其。未。始。開。太。學。
也。開。來。漸。盛。故。曰。

